

重修鎮江府志卷之二十八

文翰志

送再從第少清赴潤州叅軍序

唐權德輿

唐書

今年群從之調試於天官春官者十數與燕舉秀既有其人而少清以經明解巾來南徐州軍事其伯氏掾周衛叔氏簿邲城代耕話別懲時導志夫千里足下九江濫觴致遠就深在乎不已况尔文敏脩潔澡身立誠康莊渤澥吾見其往至如鮑昭之詞律孟嘉之風流又其次也想自非歲僑居是邦趨朝七年來以終珮煙霞并田如在目前舉白祭輶離憂加等尚書公以政成事簡鎮安一方幕庭婉婉多我之執爾其敬恭以事長者求為可知闇然日彰嚮吾所謂不已之道在此而已十三年三月醉後序

府志

卷二十八

一

鎮江府先賢錄序

廖莊

鎮江舊有清風大節祠在郡庠戟門左方以祀宋郡守范文正公仲淹秘閣修撰陳公東丞相陸公秀夫三賢蘇州太守四明姚君堂改命是郡謁拜禮畢以謂鎮江古之潤州實東南巨鎮人物豈止此乎退而考諸郡誌得自延陵季子至洪先生與祖凡二十人白于巡撫副都御史劉公建祠于戟門之右以祀之劉公允焉而郡

大清乾隆二十五年
鎮江府志卷之二十八
文翰志

志事實不詳復與同寅通守湘陰劉君文徽考摭傳記訪于故老於是事實頗悉緘次成帙名曰先賢事實錄鋟梓以儀範鄉邦表式後學其用心也至矣走書來南京因秋官郎中張君恂徵予序之予因閱之其第一卷曰高風則吳延陵季子漢隱士焦光宋劉公宰第二卷曰忠節則唐桓公彥範宋宗公澤陳公東陸公秀夫第三卷曰相業則宋蘇公頌張公綱第四卷曰直諫則宋洪公擬王公遂第五卷曰德望則宋王公存石公曼卿邵公亢第六卷曰文學則漢包公咸吳韋公昭唐馬公懷素許先生渾宋焦先生千之洪先生興祖而范文正

府志

卷二十八

公事實不錄者非郡人也先之以像贊申之以事實列傳而其遺文及名公碑記吊祭之文皆載焉夫人之生也均稟天地之氣以成形均得天地之理以爲性氣以寓理理以主氣苟專乎氣則其人必失之剛惡專乎理則其人必失之柔善理資氣氣助理斯無所失矣若潤之先賢二十人者其氣理相資無有偏失故發而爲高風忠節相業直諫德望文學煥乎昭于當時炳然垂諸後世足以儀範鄉邦表式後學也然非都憲劉公則廟祀有不成非郡之賢守亦則事實又豈得而詳乎惟茲先賢事實板行于時豈徒鎮江士子之所取法將天下

士覽而取法焉噫君子之於平時養其氣明其理出處
得其正始終無二致有志者可竟成之若季子之仁義
沒而孔子題其墓桓公之復辟除奸宗公之以死殉國
陳公之直道而死陸公之君臣不辱九人之所難也今
人取法先賢初若甚易然及行有不逮心有所愧然後
知先賢之不可及也若姚君爲郡而急于此其知所先
務有志於先賢者歟若將與之齊驅並駕所至之地相
先後而有光也莊亦竊有志焉因序以歸之

潤州類集序

曾啟

府志

卷天

三

四

潤州春秋所書朱方也竊氏鑿之因曰丹徒孫氏城之
因曰京口晉人渡江僑立州郡至宋齊陳曰東海獨梁
曰蘭陵而皆以徐州治之隋一天下始爲潤州唐謂其
建康諸縣屬之故更以丹陽郡名之又以浙江諸州屬
之故加以鎮海軍額益其方之重非一日也江山清絕
襟吳帶楚芙蓉名樓甘露表寺幽賞麗觀不出城市水
嬉則焦廬裴岩相望於西江之中陸走則鶴嶺鹿泉映
帶於南郭之外秦隴慶井則暴君戾臣之可鑒戒謝堂
許澗則賢人端士之可想像其遠若禪書十字泉沸四
井則餘光遺烈風動千古青童馬跡紫陽鶴馭則洞天
福地事隔人境下至練塘諸湖荆溪簡瀆之類涵清蓄

潤浸灌田野或能入之所建立或隱士之所棲息詩作
爲之感懷文人爲之銘載鈎綿碁布境內不可勝數則
東南他州豈能過之國朝遷守未嘗輕授歲在壬戌朝
議許公來領州事公至之初歲荒民飢則躬爲之發廩
歲凶民疫則躬爲之發藥大抵以仁蒞政於是人悅氣
和雨暘應之比其次年楚登于夏稻登于秋蠶者衍絲
績者衍麻訟簡政成乃於暇日佳與賓僚共江山之勝
登高賦詠以侑酒而又多識前人詩章吟調之以爲樂
因謂收曰前世之徜徉於斯者不知幾人也其歡悲感
發志見於言而磨滅之餘者猶在也可爲編次當刻諸
府志

卷二十八

四

續攷迺採於諸家之集始自東漢終於南唐凡得歌詩
賦贊五百餘篇釐爲十卷名之曰潤州類集竊謂先王
之巡守也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季子之歷聘也觀其
詩而知其國考其宴享之禮登歌造賦而又可知其人
之得失詩之不可廢如此則公今集之意也然前編
往載固亦多矣所集止此不能無遺當俟多聞補之異
日類集既成公又命收序之輒序其縣云

續刊漫塘文集序

王臬

宋漫塘劉文清公既沒遺文散落我先正實齋先生裒
輯爲三十六卷并語錄十卷序而藏之未及登梓而理

宗命取入秘閣以是海內無傳焉正德庚辰余讀禮家
居既裏事往京口謁謝大學士靳戒菴先生得見斯藁
喜不自勝迺再拜請歸圖梓行而力不逮求助於縣大
夫任君象虞僅刻成詩之四卷而止今幸蒙 恩綰郡
符迺克膏俸餘完繡于梓嗚呼公沒三百餘年而遺文
始出又十年而始傳是惟艱哉惟公之生也不求聞達
於當時則其沒也豈欲必見知於後世文之傳不傳烏
足爲公道哉顧斯文之寄後人之思有不容泯焉始公
因親老家貧不能遠出常以不及登朱子之門爲恨其
在鄉校也從丹陽竇從周湯靜一游後爲儀真法曹則
事石宗昭其平生相友善則李弘齋胡伯量趙昌父周
南仲游九言葉水心袁絜齋真西山魏鶴山李道傳昆
弟故雖未登朱子之門而見道之真體道之篤衛道之
力蓋有踰於及門受業者文章特其餘事也覽者當自
得之

府志

卷三八

五

宋焦千之序

宋劉攽

攽嘗論鄉舉里選之法難全行於今自三代之盛諸侯
列國與郡縣不同及事久遠不傳且置不言夫東西漢
之時賢士長者未嘗不仕郡縣也自曹掾書史馭史亭
長門幹街李游徼嗇夫盡儒生學士爲之才試於事情

見於物則賢不肖較然故遭事不惑則知其節臨財不私則知其廉應對不疑則知其辯如此故察舉易而贊公卿大夫自此出矣今時士與吏徒異物吏徒治文書給廩役贗愚無智貪詬無節乘間窺隙詭法求貨咨碼僂辱安以爲已物故無可以興善者而儒生學士之居於鄉里不過閉門養高其外則游學四方以崇名譽然後可以出群過人矣而欲法前世一使郡縣議其行實而察舉之固難矣前年天子裕祭宗廟施慶天下閔太平之時賢士有遺逸而不仕者因詔州郡推擇上名于朝間一歲處士之應詔而至十三人果多游學成名者

府

志

卷二十八

六

類

天子皆以禮接之館于太學而使有司策問以經術之要當世之宜而爵命之皆得顯名美仕焉凡十二人吾所素識者焦君伯彊介直好學數應進士舉至禮部輒罷去時人皆歎惜之謂之遺逸不亦宜乎夫州郡推擇之公也有司考試之明也方將爲國得賢必且精心審慮拔士於千萬豈其崇虛徇名苟得舉逸民之稱而已則夫十二人者吾雖未盡識之殆皆焦君之倫無疑於是焉使之縱政治譬猶發教倉以賙貧乏决江河以灌下濕沛然其有餘矣然吾聞焦君之名在第三而他郡有辭禮命而不至者夫焦君之才既盡美矣况復有過

其一二者乎彼辭禮命不至者又其故何哉彼以迎之致敬之禮未盡其數歟抑彼皆伊尹太公嚮至三聘而後幡然改志爲太師然後載而與之歸乎天下之大未可誣也吾甚慕之故於焦君之行樂道焉

宗忠簡公奏疏序

方孝孺

國之廢興存亡蓋天也而有人事焉由其已然之跡而觀之人謀之從違事變之得失皆如預定而不可易者人力若奚所用自其未成之始而論之成敗禍福之機待人而發豈皆出於天命哉故善爲天下者蓋人事以回天道不善者委天命以忘人事田單齊之壯士用一邑瘡殘之民復七十餘城不數月之間諸葛孔明以王者之佐驅全蜀之衆欲取中原之尺寸終其身而不能遂非特天命也人事之難易固不同也率赤子以救父兄疾呼而可集說途之人使拯其隣于難雖善其辭令有所不從賢者能勉人以其所樂爲不能強人以所難勉單之用齊人人皆有亡國喪家之憤而自爲戰故其成功也易孔明之時人知有曹氏不知漢德久矣孔明徒欲以忠義激之安能必其從已乎宋敗於金而不復中興人以爲天命而不知人事失其機故也張浚趙鼎可謂天下之賢相而韓世忠岳飛劉錡之徒亦一時之

將材高宗雖庸懦豈遽出法章下哉然而沮撓而不
成事者以其初不用宗忠簡公之言耳徽欽之亡在子
兵不足戰而忠簡公既入都城百萬之兵立具爭欲爲
之致死忠簡之賢固足以得衆而斯民戴宋之心亦安
可誣哉當是時也正田單復齊之機而忠簡公孔明之
流亞也使高宗能用其策公少延數歲未死則覆沒之
地可汛掃而平黠虜悍酋可縛而獻諸太廟豈有感國
事讐之辱哉失此不聽至於竄伏東南而欲圖之則民
心之忘宋亦已遠矣是以終不能有所成非特秦檜湯
思退之罪也人無勇怯惟其所用乘其方銳而用之中
人皆可爲壯夫及其氣衰志懾雖烏獲亦投劍而却顧
公之拳拳欲高宗都汴者欲用天下之銳氣以復讐雪
恥而高宗信小人畏避之謀棄不復聽而公亦死矣斯
豈天命使然耶實人爲之不盡也公沒今三百餘年而
請高宗還汴之疏二十有四不盡載於史氏其九世諸
孫濬錄藏于家而屬予序之公忠義著于後世不待疏
而後見疏之所者不待言而後明然世皆知宋之不復
振由於秦檜之相而不知始於不用公之言余是以論
之使知此疏之不從實宋室之所由分也

贈王貳守佐理開河序

宣邦直

有大德者必有大功於萬世其惟大聖人乎昔舜禹
治九州之水而先導河故書紀冀州旣載壺口紀導河
之始也蓋河源發于崑崙其流泛濫中國始固不免疏
鑿之勞及水患旣平然後人享其利凡九州貢賦若遠
若近皆自河而至于帝都焉所謂一勞永逸其道固然
也我

皇上建都金陵今再周星矣以天下寧謐九夷八蠻罔
不來賓惟東南漕運及商賈往來不便由丹陽而車載
者有人馬之勞由鎮江而舟入于大江者風波不測檣
傾柁摧往往沉溺者有之乃夙夜憂憫咨詢父老經久

府志

卷二十八

九

增四百三二

利便之道咸曰溧水銀墅東壩之上舊有小河相傳自
吳伍子胥肇開之欲以攻楚不通而罷至宋孝宗乾道
年間又命建康府經營開之通判張維不能奉上意建
言不便而止竊惟萬世之功豈偏方小國之所能成哉
今國家富有四海無施不可事固有所待也

皇上乃斷自聖衷命崇山大臣統官千四百員夫丁七
十五萬有奇東接震澤西通南湖北至京師計里若干
刻日脩鑿於是衆官各率厥夫競相事事若不知土之
厚山之高石之堅者嘗觀東壩分水嶺間有土山十五
里石岡十餘里萬夫如螳鉏鍤如雲斧鑿如兩鏗鎬震

擊聲聞四埜不久已爲通渠此非以逸道使民則民忘勞而功易就歟自今以往豈但東南貢賦之便其商賈而往來者西如川蜀北如朔漠亦無不由河以達京師而萬斛之舟泛乎中流雖烈風暴作亦蔑鯨波之恐至于風寂水平其淨如練南船歌北船和洋洋乎詠

皇上之功而莫知所以報之者其樂何極則吾

皇上之功不啻舜禹竝矣信乎有大德者必有大功于萬世也崇山 國之勛舊名著旂常奉揚 上命命官

分工於衆官之內選其尤能者分掌衆工若貳守王子華氏出羣拔俗有幹濟之才旣分工於東壩又督衆工

府志 卷二十八

十 增四百三

於沙河邦直等同受 上命開河銀墅黍在千四百員之列較其功則子華爲多也子華嘗命工繪圖大夫士咸有詩美之一日出以示予予不揣遂僭爲之序云洪武二十五年歲在壬申閏十二月三日會稽宣邦直書

荅趙延康書

陳東

七月十一日太學生陳東謹再拜裁書于判府安撫廷康閣下自閣下下車以來東村野踰伏曾未遑脩進謁之儀一展桑梓之敬懈怠之罪復何所逃方此恐懼忽蒙專价吏頒示公牒并片賜之書東拜命感激愧無以當伏念東生四十二年矣自四五歲先君教之讀書畧通

大義不甚解也於時事一無所長惟愛君憂國之心憤世嫉邪之志出於天性不可強而奪年十七八先君子命事科舉游學校欲令以學官起家自初至今二十五年矣東謹守嚴訓蹉跎潦倒不悔也宣和七年冬孝慈淵聖皇帝登寶位時方強虜犯順朝廷艱危宗社之勢甚如累卵東在太學爲諸生親覩國難不勝切齒刻骨蓋其所以致禍之端深知備見抑鬱於胸中有日矣於是合在學生千百輩扣關一吐之覬裨新政之萬一狂妄之罪至於再三理合誅夷賴國恩寬大赦其萬死朝廷既又命之以官東皇恐失措循墻走避辭章屢貢

府志

卷二十八

十一

百十五

僅乃獲免旋即告歸桑梓之下負米奉養爲世幸民已是過望尙復何求日夕北面祈禱國威大振狂虜殄滅側耳捷音欲與黃童白叟酌酒相慶庶幾復見太平不意朝奸稔惡縱敵爲患遂至大變使我兩宮蒙塵九廟危殆金枝玉葉墮落虜營奸逆乘勢僭竊大寶天下忠臣孝子疾首痛心東雖布衣白屋之賤不足道者然世世戴趙氏之天履趙氏之地含齒戴髮粗知忠孝豈忍坐視君父之屈辱而安寢甘食乎甞天叫地恨無死所幸新天子龍飛社稷復歸我宋天下之人獲再覩天日之光矣奈何一聖未有回鑿之耗一人不勝宵旰之

憂苟有血氣之屬孰不願捐棄頂踵爲國復恥如東之
愚何足以爲策引領朔風泣血而已豈謂不席首及微
賤閣下布宣德意敦諭諄復東雖欲懇辭固避以伸知
難之義不可得矣當十日趨赴闕下少效愚衷圖報萬
一區區非毫楮可具旦夕俯伏堦墀諸容面陳不宣

荅江西提舉監丞蔣宣卿書

陳東

七月七日太學生丹陽陳東謹再拜奉書提舉監丞朝
議閣下卽日秋暑伏惟撫部多暇尊候起居百福東伏
蒙特遣急足遠賜書翰并示到照牒一道舉東應詔付
行在所仍給會子一紙計錢一百千助東路費并差兵

府志

卷二十八

十一

四百二十四

士三人隨行東恐懼莫知所措東白屋之賤潦倒倉疎
涉世迂濶生四十二年矣未曾脩進謁之儀以干公卿
大夫頃在太學爲諸生時閣下佐官水衡東適有鄉人
校館閣下賞緣邂逅遂獲一望丰采然恨未足少款以
露心腑豈意誤聽以東姓名點污薦墨乃取東徃歲獻
書之故此尤非敢當者東不肯無狀暗於自揆逢時艱
難有所論列狂妄之罪理合誅夷仰賴天子聖仁赦其
萬死已是大幸豈敢更有他望哉向者少宰吳公嘗以
區區亦請于上命以官東於是循牆走壁上章抗辭至
于數四僅乃獲請朝廷蓋哀其誠而諒其無他也今豈

敢復望以此受知於有位以僥倖進身耶閣下之意則厚矣閣下無乃過乎昔孟子所謂近臣遠臣觀其所主所爲主則賢否可知矣東豈敢貪冒公舉以累閣下之賢乎不敢不敢所有照牒錢券謹具別狀頭連粘封授來价繳納伏望提舉監丞朝議閣下亦哀其誠而諒其無他而俯從之幸甚未有參見之期伏祝爲國保重不宣

上史丞相一

謝除籍令及改秩添俸

劉宰

竊以季秋謹時天宇澄穆恭惟某官功在社稷澤潤生民一德格天百神受職鈞候起居萬福某山林賤士望

府志

卷二十八

十三

四百六

光範門邈在九霄間欲以姓名自通厥路無繇然一氣均調萬彙咸若孰主張是孰綱維是某粗有識寧不知歸仰惟大丞相獨運化鈞協成乾造親扶日轂直上天衢使四時調玉燭之和萬國仰金城之衛宗社幸甚海宇幸甚某愚不肖少雖妄意事功中年得疾自放於山巔水涯聖主龍飛哲類雲合某雖頽臥亦躍然而喜願與扶杖癯老遊遨嬉戲共觀德化之成不自意身亦在獎拔一人之數旣陳情引避至再至三復使驟脫選階躡佐大府此事於國家爲曠典於士大夫爲創見於某爲非當之過不世之幸蓋卽祗拜以贖前來方命之罪

且勉自奮勵以副大丞相特達之知而骨寒命薄病不可強夷塗當前自繫其足惟大丞相推天涵地育之仁深哀而曲貸之某得全其疾病之軀而遂其丘園之性實重受生成之賜身雖九殞其何敢忘抑聞施必有報物之常理某病日侵年亦邁而徃自度終無以自見獨有私憂過計或可裨議論之所未及欽惟大丞相於先越王秉國鈞軸其位遇同輔道先帝翼贊嗣皇其眷倚同先越王再處台司不俟溫席晚歲駕安車策靈壽杖爲孝皇一出天下顛顛謂且留相天子曾未幾時卽榮來繡之歸是以福祿壽考極於人臣德業勲勞傳於子嗣今大丞相弼亮兩朝十九年矣而不敢一日釋此重負自同於先越王何哉豈非以勳名已盛權勢已隆欲奉身而退不可得乎某竊謂爲此說者左右前後自爲身計者之謀非所以爲大丞相計也大丞相爵賞之用無黨無偏刑罰之行無怨無惡尊賢使能不驕不吝故在位雖久而上下未有厭斲之心一朝褰裳而去主上必曰是嘗建大功定大業禮貌不可以不隆公卿百執事亦曰是嘗持國家紀綱守朝廷法度待士大夫以至公無私禮不可以不厚恩誼終始身名兩全當世之士必有能作爲歌詩頌贊寫之琬琰繪之縑素使萬世之

下歆艷嘆慕以爲不可及者又何疑焉今議不及此而惟徂目前喟然忿異議之來而幸其同則止滅然慮事變之作而幸其平則止其之以爵祿而忌意有時而窮壓之以刑威而勢力有日而屈防之以智術而事常出於意料之表當是時左右前後之人志得意滿皆將自擇其身之利而大丞相獨誰與同其憂乎某病廢以來得自適其適雖無爵位之安而危不迫其身雖無富貴之樂而憂不入其心每願持此以獻于有位者而無其階伏念左右前後之人希容悅者多能不逆畏其忤而直致其辭者寡輒因叙謝裁具短啟申獻倘幸置坐側時一覽觀以致其思是大丞相拔士疎賤不爲無益某受大丞相超擢之恩不爲無報不然異時追憾左右之不能盡言某亦自悔其不及言無益矣是以不量位分罄竭愚誠大丞相果能從赤松之游尋綠野之盛從容天台四明之間以訪先越王經行之舊某雖衰疾不任衣冠猶冀幅巾短褐拜謁道左以自附於賓客之下陳不勝愛助之至若乃言不成文書不如式則野人之常併巧矜察之

府志 卷二十八

五

三百九十九

通知鎮江傳侍郎

伯成

劉宰

竊以季秋之月金氣高明恭惟某官守國要衝寬上憂

顧神天協相台候動止萬

福其草茅下士昔歲隨蹠稽

山適際建臺獲陪下走方

朝家頒一禮之書當路上三

人之薦萬目盱盱視予奪

為榮枯其實何人獲塵奏牘

國士之報于今拳拳顧事

與志違懶與病會一歸養疾

三易歲華中間審聞制閫政成彤庭趨召遂由農扈進

長諫垣道之將行其甚為當世喜旋聞進貳春卿出鎮

南服道方行於天下惠復欽於一州某又為當世惜其

喜其惜事公平當世而不私於一人故不敢修辭以自

別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某於侍郎有焉鄉郡薦飢民不聊生上心惻然更選良

府

志 卷三八

十六 四百五

牧鼎來千騎懽動列城矧嘗受知曷勝引領而登門之

敬闕然竿牘紆誠亦落衆人後擢髮數罪猶懼有遺然

區區之情則有可諒者開府之初群聽所聳而某以門

生故吏飛緘納謁與有位者爭先或侍郎未忘疇昔借

之色辭則觀聽所繫或非屏居者所宜故遂巡畏縮以

迄于今政令已孚規模已定方敢徹姓名於記府仰惟

侍郎宗主斯道劑量人物方如匠氏之制木不加櫟杜

以斧斤如單父之觀魚不取陽鱈之迎吸某之不敏尚

庶幾在寬假之數不然某有餘也何敢自貫直道致

身而不為權勢所屈正色朝而不為高爵重祿所餌

侍郎之事偉矣建寧之行謂爲錦畫之階猶俯焉爲此
來豈以北府地重年來事力彫弊不欲辭難故耶下車
以來已逋賦弛摧禁薄征省繁古循吏之政略已舉行
矣向也早荒連年道殣相望今家有餘廩禾已登場婦
子寧止室家溱溱召和致祥繁誰實爲之千里受賜式
歌且舞某兕角侍先君筆耕以糊口一第二十年銖積
寸累乃得田三頃先人棄世悉舉以授兄弟浙東之歸
復買田百畝於是仰以自給雖故歲之旱亦免帶號之
患惟是疾日侵學日落志日頽已定交漁樵不復可與
縉紳齒有負推輓之初意以是自愧雖然侍郎之門固

府

志

卷三八

七

文二
四百九

有尊足者存豈屑計不全足者哉度報政之後卽爲入
覲之計某是時或可陪父老送別謝賜於丹陽道中尚
遠叅承敢上爲世道崇重之祝

回趙守問開七里河利便劄子

劉宰

某等伏準公劄下問開七里河事其爲利甚公而恐妨
民之私其爲慮甚遠而恐擾民於近幕畫已悉而詢訪
下及於邦人此道甚古此意甚厚某等雖至愚極陋其
敢自默竊謂爲民旅目前計則但開橫塘堰下至運河
口俗謂七里河其事小其役省不調丁夫亦可集事若
爲網建計則其事大其後煩非調丁夫不可其勢必須

農隙蓋自七里河以至金壇中有兩堰北曰橫塘南曰
珥村兩堰之間地勢特高水至不聚所以置堰制水之
平使北不下運河以洩于江南不下金壇以洩于湖其
制其善但河太淺狹又有堰無閘所以不通綱運今使
府欲爲綱運計則不但橫塘堰下之河當開自運河口
至金壇之荆城凡四十四里之河亦不容不開河道既
開更須於橫塘珥村各置閘兩座以便開閉此其事大
役繁當此盛夏豈惟妨農亦恐屯聚久飢之民日久不
散氣息熏蒸疫癘茲起有失大鄉子愛斯民之意故曰
必須農隙若但以橫塘堰下七里之河淤塞尤甚欲且

府志 卷二十一

六

四百〇四

開通以爲民旅輕舟往來之便則不必調夫不必須
官只乞委官到地頭先次募人開掘二三丈見得每丈
合用錢若干米若干却通記此河丈尺分定料次於來
諭三策中取中間優加日給之說明出榜文每料支錢
若干米若干使民間自相結甲前來應募依料次開掘
官司不問陰晴不計工數止據所開支蓋數支還元料
錢米如此則不召自來不賞自勸不出一月足可了辦
但此役斷無功於綱運亦無益於久遠管見如此更乞
於二者之中詳酌施行

荅知鎮江趙龍圖

善相

劉宗

忝惟某官坐嘯之餘振衣塵外神職後先台候動止萬
福某噉栖谷飲無恙悉仰二天之覆矯首知歸開府以
來日念從吏民後致敬黃堂之下頗因病改不復可對
人以是自沮仁聲與京峴爭高仁澤與江水俱流某雖
在下邑無非仰高山挹餘波之日也巧夕無酒搔首無
聊而靜治堂中肯分餘瀝整衿拜賜不異淵明九日菊
籬得酒之時雖卽草草稟謝而時方伏暑不克別貢一
箋寫衷曲以此自憊未知能識察否抑疆扶弱理冤伸
枉古之善政今旣許時施行已有緒姦猾已服良善已
得其所矣若循行不已却恐滋告訐之風爲無辜之擾

府

志

卷三八

九

四

元正

願自今稍吝受詞稍省追解已至者速决毋使久留庶
幾治最全美于古有光某受知之深不勝拳拳願忠之
至金壇前月之末亦有旱證一自使府委官下縣祈求
甘雨隨足頗聞上二邑今猶闕雨鄉民於是爲之謠曰
幕府隨車雨露電獨向金懸知賢太守此地最關心蓋
鄉民以舊治之故妄意如此雖未足以知賢太守溥博
無私之心然其九切感德之意不可誣也某輒因奏記
代邑人誦此以謝僭粵皇恐仰乞台鑒

二

比者城圍之役適與病會虛下陳蕃之榻莫脩孺子之

恭歸來悵仰折組追 賜業已還舍無階控辭低受愧仄
日念飭一箋稟謝 躅未敢伏拜台翰深極戰兢頒示
救災條目仰見思瀕 猶已同古阿衡鄉邑旬日來雨不
絕禾之僅熟者多已 坐耳令下而陰雲解駁詰朝而天
宇開晴信知賢使君 念上與天通以和召和厥應如
響更冀平糴秋之估 使無科抑止伐木之令使免憂惶
庶凡此飲酒無非飽德之人亦使喬木猶存不廢甘棠
之詠某舊厠名僊里 絜齋袁侍郎薦士籍中間龍圖於
絜齋頗有游從之雅 用敢恃聲氣之同而忘位分之隔
數貢愚言仰祈矜恕

府志

卷三八

二十

元

回江東安撫趙尚書

劉宰

恭惟某官肅將天威盪平淮土王三錫命神百效靈台
候起居萬福某伏自春仲奏記修賀謝之恭知籌邊解
暇竇尊有誅不敢嗣貢惟心旌搖搖日與荷戈執爨者
後先五雲妙墨忽復與秦淮上釀俱頒蓋尚書當凱樂
獻功之時而俯念山林獨處之人當醜酒臨江之時而
不忘流涎麴車之上此意厚甚某不足當惟有榮荷下
問萬全之策此雖尚書之戲言然在某辱矜睠之私寧
能有懷弗吐竊謂自古收用兵之全功者必非有罪者
俱戮亦殲厥渠魁散其餘黨而已尚書今已殲其渠魁

而不求有以敬其餘黨方合諸道將帥嚴兵而固守之使其絕逃生之望而堅其致死之心非計之得也故其愚意謂大帥不必絕江建臺在指麾諸將而已諸將不必合圍攻賊在開其去路而已彼奎窮必死之寇幸而可去如兔斯脫而回顧其後重兵臨之若卵就壓其不跋前疐後者幾希矣斯其爲全功孰禦焉不然大帥奮然啓行諸將躍然奔命重圍四合百萬齊驅何敵不摧何戰弗克而彼惟致死以守堅城則我師進退不可閱日旣多師老財費加之耕耨廢而禾稼無望暴露久而疾疫將興其不勝痼憂敢因稟報冒昧及之今之世任

府志

卷二十八

王

置八

天下之重誰出尚書右者爲天下自厚其衰病日侵無由陪東閣奇士後但切拳拳

上盛都憲論開河

王臬

八月十一日伏蒙委某前往臨清廣積倉起發糧米

備兵聶副使眼同管倉吳主事開厥驗看米皆粗糲不堪

已具公文請明外其雇募續添人夫一節亦照原擬夫

數支出無碍官銀給發所屬州縣分投號召但遠方之

民比之鄰近新河者情頗不同道路有往來之費妻孥

有離索之憂上戶人丁前次抽添已盡今來當及下戶

下戶貧民歲率其婦子以拾麥爲生日可得數斗卽今

二麥成熟越時收割百姓仰事俯育之資全賴此旬日之內彼又計料公家日給工食不足以償其所得是以徃徃逃避驅遣實難非敢慢令不恭自速罪戾也自工所來者每傳老先生親犯風塵循行郊野晝夜焦勞不遑暇食其體國恤民如此之至今人且不論求之於

古又豈易多得哉凡爲屬下者苟無人心則已如其有之寧不感動興起思所以分上之憂耶然區區愚志敢以小人之心而爲君子之腹猶未能無說也夫古者役不干時歲用民不過三日今雖難同于古然亦不可太盡其力今夫馬爲人服御性使之然也魯之東郭子又

府志

卷二十八

五

四百五十五

善調馬者也一旦毀銜脫轡而奔逸者何耶盡其力故也常情狃于寢安憚於作事中人以下大抵皆然徃歲舊河阻塞人猶有必爲之志今見通行如故士夫中淺見薄識者尚疑今日興得已不已之工矧彼無知之民耶昔耿圯於河民遭墊溺盤庚率以從遷本以求寧彼之幹止耳小民猶且胥動于浮言今利害不切於彼之身又焉能保其久而不叛哉近聞有鳴鑼率衆負鋏鏹空一畔而逃彼豈不知逃則有拘提之累刑罰之施耶不暇顧也不暇顧者豈其情哉夏月暑濕爲厲人氣薰蒸聚而不散必有霍亂嘔泄之疾起妻子在遠湯藥不

時已病者怨咨而難療未病者驚疑而易干如此則死
亡必多萬一有暴露屍骸于道路見之者錯愕聞之者
恟惶衆心恒擾訛言相驚則相率而潰去又恐不止於
如斯而已矣彼背公而潰潰必爲逃棄業而逃逃將爲
盜山東風俗險薄流移雜居滌惡之民從逆則易使之
服訓則難彼負鋤鑿而去豈利鋤鑿哉往時鉏耰棘炭
之徒起隴畝者可鑒已是惡可不加之意耶今糧食不
繼麥復不登遠近騷然公私俱困天時人事良可睹已
幸蒙 聖天子降德音會議應否停止何不乘此旦放
散歸農俟梅雨既過水勢已定然後按行新河審觀大

府志

卷二十八

三

四三十四

勢相高下之等酌淺深之宜因地制形隨方授法利病
既得於目中運量可易於掌上至八九月之交呼舊夫
而續成之則不改壘而崇可下矣豈不爲萬全無弊乎
若夫執一成而不變憚再駕之爲勞民難于渙而欲收
其易散之心師老於恒而欲作其既衰之氣日發丁於
閭左夜捉人於石壕誠恐州縣鮮蕪平之吏閭閻多隱
伏之奸急之則有意外之虞緩之則壞垂成之績其愚
誠未見其一可也夫明者視於無形智者圖於未兆况
其已著乎民可近不可下夏祖以之作歌匪虎匪兇率
彼曠野詩人因而興刺惟老先生寬其冒犯之誅而俯

賜采納則非但此十數萬生靈之幸也某狂妄僭率死罪死罪

荅林異峯太守書

王燁

上有仁賢草木知庇燼雖愚其猶非草木類也迺閱歲時不能貢一啓通懇勲拙迂至此良用自慨忽承翰教下詢欣悚增極向鄉人來備述明公芟棠下拳拳問民疾苦萬口權傳感極而泣上之視下痛癢不相關久矣何吾民之幸邁我公耶但日月雖明戴盆難照聞謂鄙邑之民不若彼二邑之瘠瘠也茲有說焉不可一二陳訴夫二邑之瘠在市衢鄙邑之瘠在田疇二邑之瘠多

府志

卷二十八

五

石印

四方浮浪寄食之人鄙邑之瘠則終歲勤四體土著之良民也方巡車下臨但見廨宇飭矣街巷潔修矣豪富溢市間矣承事左右者皆衣裳楚楚矣不知出邑城外數十武田廬荒落之狀老幼悲苦之聲亦嘗徹我公之聞見否乎蓋鄙邑僻隘民且顛愿鄉民見市民則低首忍氣不敢出一言况上此者乎燁誠痛之奄奄就斃又喁喁不能以自鳴外益強而中益乾慈父母熟視之無可憐狀且不若外瘠中膿者之善於呼呌也則亦何由加撫摩哉惟公幸垂察之夫三邑壤相比雞犬相聞何懸異若此此惟賴聰明之昭鑒耳燁不敢私其家必不

敢私其邑爲此誕言以上欺也蒙示濬河議將以惠賴
吾民者甚厚且久成此真百平利也燁又何敢沮大議
拂盛心雖然下問焉而不以告則燁之負公猶夫人已
興數月之功成百年之利暫勞之將以永殖之者庶之
胥悅焉可已然者庶果由衷之言乎抑承事左右者之
巧於迎合乎燁見向之感類以米告卽唯唯歡承於臺
下者而燁已面責其不情且謂深負慈父母愛育之至
念也賄賄不能朝夕之時而興此鉅功且大寒矣手足
瘡豕無衣無食之孱夫能保無殍死原野者乎且今年
春多雨夏秋仍多雨浦港俱漲溢欲濬河先洩水水何

洩乎將見其功更十倍往時也今年飢饉異常加朝家
督積逋橫費無紀死不能支若復以此追呼之迫促之
益不可堪我公切愛民之心而承事者不能宣導之使
壅不下施而反爲擾燁不敢不以告也若夫二閘之建
不知誰爲此議民忍欺敢欺天乎言之至此真可痛哭
流涕也嗟嗟民之顛愿凋瘵甚矣吏胥之舞弄亦無極
矣向明公以復荒白甦邑西之民燁嘗贊成之暨其成
則邑西未獲分毫之蠲而槩邑無故加數千之耗米矣
神出鬼沒不可致詰愚民惟飲痛茹毒而已謂之何哉
惟明公垂憐之燁鄙甚不彀承事人居常學隱默不敢

談時事且不免招忌怒今復以說於臺下何哉特知愛
不忍不吐露且諒明公容恕之覆蔽之無使重得罪耳
憑臆肆言多涉狂妄皇恐皇恐瞻依在邇尚容褫衣請
罪也不宣

宋文山先生信國文公有指南錄

謹錄其事之
在鎮江者

其自序曰予自吳門被命入衛守獨松關迺王正二
日除浙西大制撫領神臯予辭尹引帳兵二千人詣行
在日夕贊陳樞使宜中謀遷三宮分二王於閩廣元夕
後予所部兵皆聚於富陽朝廷擬除予江東西廣東西
制置大使兼廣東經畧知廣州湖南策應大使未及出

府

志

卷二十八

三

命陳樞使已去國十九日大皇除予右丞相兼樞密使
都督諸路軍馬時北兵駐高亭山距脩門三千里是日
虜帥卽引董叅政以兵屯榷木教場城中兵將官紛紛
自往納降予欲召富陽兵入城已不及事三宮九廟百
萬生靈立有魚肉之憂會使轍交馳北約當國相見諸
執政侍從聚於吳左丞相府不知計所從出交贊予一
行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且意北尚可以口舌動也二
十日至高亭山詰虜帥前後失信虜帥辭屈且謂決不
動三宮九廟決不擾京城百姓畱予營中旣而呂師孟
來予數罵其叔姪愈不攷還買餘慶者逢迎賣國乘風

旨使代予位於是北兵入城所以誤吾國陷吾民者講
行無虛日北知賣國非予所容也相戒勿令文丞相知
未幾賈餘慶吳堅謙堂家鉉翁劉岳皆以府第爲祈請
使詣北方蓋空我朝廷北將甘心焉二月八日諸使登
舟忽北虜遣館伴逼予同往予被逼脇欲卽引決又念
未死以前無非報國之日姑隱忍就船方在京時富陽
兵已退趨婺處等州予俟問還軍若不目脫至是欲從
道途謀遁亦不可得至京口畱旬日始得鹽商小舟於
二月晦夜走真州朔日守苗再成相見論時事慷慨流
涕予致書兩淮間合兵興復苗贊之甚力初三日早制

府志

卷二十八

三

四十五周

司人來迺出文書謂丞相爲黷城欲不利於我苗不以
爲然送予出門勸奔淮西予謂此北反間也否則托辭
以逐客也李公仁人使見予必感動遂之維揚苗遣五
十兵四騎從行夜抵西門欲待旦求見呵衛嚴密鼓角
悲慘杜架閣謂李公必不可見徒爲矢石所陷不如渡
海歸從王室予然之自是日夜奔南出入北衝犯萬萬
死道途苦難不可勝述嗚呼予之得至淮也使予與兩
淮合北虜懸軍深入犯我家大忌可以計擒江南一舉
而遂定也天時不齊人事好乖一夫頓困不足道而國
事不競哀哉予至通聞三重建元帥府於永嘉陳樞使

與張少保世傑方以李郭之事爲已任狼狽憔悴之餘
喜不自制跋涉鯨波將躡屩以從意者天之所以窮餓
困乏而拂亂之者其將有所俟乎

虜京口

二月二十九夜予自京口城中間道出江滸登舟泝
金山走眞州其艱難萬狀各以詩記之

定計難

予在京城外日夜謀脫不得間者謝村幾去至平江
欲逃又不果至鎮江謀益急議趨眞州杜架閣滸與
帳前將官余元慶實與謀元慶眞州人也杜架閣與
予云事集萬萬幸不幸謀泄皆當死死有怨乎予指
心自誓云死靡悔且辦七首挾以俱事不濟自殺杜
架閣亦請以死自効於計遂定

南北人人苦泣岐壯心萬折誓東歸若非所案判生死
夜半何人敢突圍

謀人難

杜架閣如顛狂人醉游於市遇有言本朝而感憤追
思者卽捐金與之密告以欲遁之謀無不願自効以
無舟而輟前後毋慮十數其不謀泄眞幸耳

一片歸心似亂雲逢人時漏話三分當時若也私謀泄

府

志

卷二十八

二十八

三台什淵

春夢悠悠郭璞墳

踏路難

京口無城通衢多隘去江尚十里偶得一老校馬引
問道出三數巷卽荒涼野走至江岸路頗近若使不
知間道只行市井正路無可出之理

煙火連甍鐵甕關要尋間道走江干何人肯爲將軍地
北府老兵思漢官

得船難

北船滿江百姓無一舟可問杜架閣與人爲謀皆以
無船長嘆而止是後余元慶遇其故舊爲北管船遂

府志

卷三

三十九

三十一本

密叩之許以承宣使銀千兩其人云吾爲宋救得一
丞相廻建大功業何以錢爲但求批帖爲他日趨承
之證後授以一批帖約除廉車及強委之白金義人
我使吾無此一遭遇已矣

經營十日若無舟慘慘推心淚血流漢父疑爲神物遣
相逢楊子大江頭

給北難

自至鎮江卽謀船不可得至二月二十九日方得之
喜甚是午僱過瓜洲賈餘慶諸人皆渡矣惟予與吳
丞相在河次得報最遲於是托故以來日同吳丞相

渡江幸而北不見疑駭迫稍緩是夕遂逃若非得此
一給從前經營皆枉用心惟有死耳豈不痛哉

百計經營夜負舟倉皇誰趣渡瓜洲若非給虜成宵遁
哭死界河天地愁

定變難

老兵卽踏路之人杜架閣日與之飲顏情甚狎是夜
逃者十二人二人坐舟猶有十人作一陣走恐出門
大冗則事易知覺路必過老兵之門於是遣三人先
就老兵家伺過門同遁忽老兵中變醉不省其妻詰
問之欲喚四隣發覺一人亟走報杜架閣亟呼老兵
府志 卷二十八

三十一

三百四十三

出來直至吾前藏之帳中三人者同時而回老兵酒
醒以銀三百星係其腰云事至與之遂至二更引路
而行是舉垂成幾爲老兵老嫗所誤全得杜架閣機
警故狙詐之將作敵者又隨作使耳危哉危哉

老兵中變意差池倉卒呼來朽索危若使阿婆真一吼
目生隨後悔何追

出門難

北始歎諸宰執於鎮江府惟吳丞相以病不離舟予
爲遁計宿府治一夕卽托故還裏河舟中北亦不之
疑予遂於河近得沈頤家坐臥初北分遣諸酋監諸

宰執從予者曰王千戶狠突可惡相隨上下不離頃刻予在沈頤家彼亦同臥席前後是夜予醉居亭主人復醉王千戶者伺其寢熟啓門而出使微有知覺吾事殆哉

羅刹盈庭夜色寒人家燈火半闌珊夢回跳出鐵門限世上一重人鬼關

出巷難

北遣兵齷巷禁夜不得往來先是一酋忽入沈頤家予問何人劉百戶問何職管夜禁問官勾當何如曰官燈提照往來從便杜架閣聞之卽隨劉百戶出府志 卷二十八 三十一 三百二十五 強與之好已而約爲兄弟拉之飲于妓舍杜強劉宿劉俾杜歡杜云我隨丞相在此夜安置後方可出怕禁夜耳噉送爾燈噉送小番隨着不妨事杜遂約後一夕果如約予變服色隨杜出諸巷皆不訶問杜至人家漸盡處卽以銀與小番約之便歸來日候于某所小番方十五六歲無知於是得遁

不時狗鋪路縱橫小隊戎衣自出城天假漢兒燈一炬旁人只道是官行

出隘難

北於市井盡處設險以十餘馬攔路予等至隘所馬

鷺意甚恐幸北軍皆睡因得脫

袖携匕首學啣枚橫度城關馬欲猜夜靜天昏人影散
北軍鼾睡正如雷

候船難

予先遣二校坐舟中密約待予甘露寺下及至船不
知所在意窘甚交謂船已失約柰何予携匕首不忍
自殘甚不得已有投水耳余元慶褰裳涉水尋一二
里許方得船至各稽首以更生爲賀

待船三五立江干眼欲穿時夜漸闌若使長年期不至
江流便作汨羅看

府

志

卷二十八

三

三言九力

安

上江難

予旣登舟意汭流直上他無事矣乃不知江岸皆北
船延亘數十里鳴榔唱更氣酸甚盛吾船不得已皆
從北船邊經過幸而無問者至七里江忽有巡者喝
云是何船梢答以河鮑船巡者大呼云歹船初以
是名反側奸細之稱巡者欲經船前適潮退閣淺不
能至是時舟中皆流汗其不來僥倖耳

蒙衝兩岸夾長川鼠伏孤蓬棹向前七里江邊鷺一喝
天教潮退閣巡船

得風難

予方爲七里巡船所驚忽有聲如人哨齒甚清麗船梢立船頭拜且禱曰神道來送問何神曰江河田相公也卽得順風送上

空中哨響到孤篷盡道江河田相公神物自來扶正直中流半夜一帆風

望城難

初得順風意五更可達真州城下風良久遂靜天明尚隔真州二十餘里深恐北船自後追躡又懼有哨騎在淮岸一時憂迫不可言在舟之人盡力搖槳撐篙可牽處公岸拽纜然心急而力不逮旣望見城又不克進甚矣脫虎口之難

府

志

卷二十八

三

三四〇九

自來百里半九十望見城頭路愈長薄命只愁追者至人人搖槳渡滄浪

上岸難

真州濠與江通然潮長舟方可到城是日泊五里遂上岸城外荒涼寂無人影四平如掌一無關防幸而及城門無他慮當行路時盼盼回首惟恐有追騎之猝至及入城門聞昨日早晨哨馬正到五里頭時三

月朔云

岸行五里入真州城外荒荒鬼也愁忽聽路人嗟嘆說

昨朝哨馬到江頭

入城難

既至眞州城下問者群至告以文丞相在鎮江走脫徑來投奔城于諸將校皆出卽延入城苗守迎見語國事移時感憤流涕卽款之州治中住清適堂然後從者之始至也引至直司搜身上軍器旣知無他然後見信其關防之嚴密如此向使恐疑橫於胷中閉門不受天地茫茫何所歸喜危哉

輕身漂泊入鑿江太守欣然爲避堂若使閉城呼不應人間生死路茫茫

府

志

卷二八

三四

三五

眞州雜賦

予旣脫虎口至眞州喜幸感嘆靡所不有各係之以七言自正月二十羈縻北營至二月二十九一夜京口得脫首尾迨四十日入眞州忽見中國衣冠如流浪人乍歸故鄉不意重觀天日至此

四十義娥落虎狼今朝騎馬入眞陽山川莫道非吾土一見衣冠是故鄉

予入眞州聚觀者夾道如堵東坡云被天津橋上人看殺久無此境界矣

聚觀夾道捲紅樓奪得南朝一狀頭將謂燕人騎屋看

而今馬首向真州

京口船與梢人北人皆有籍予所得船乃並緣北船
販私鹽者船與二水手皆籍所不及予是以得濟豈
非天哉

賣却私鹽一舸回天教壯士果安排子胥流向江南去
我獨倉皇夜走淮

予以夜遁北人來早方覺而吾已在汶上矣

便把長江作界河負舟半夜泝煙波明朝方覺田文去
追騎如雲可柰何

予逝之明日北人大索民間累南人甚多然予逝矣

府志

卷二十八

三

三百七十八

不可得矣

十二男兒夜出關曉來到處捉南冠博浪力士猶難覓
要覓張良更是難

三月朔旦予在真州城內賈余慶在瓜洲皆淮境也
而南北分焉哀哉

我作朱金沙上游諸君冠蓋渡瓜洲淮雲一片不相隔
南北死生分路頭

諸宰執自京城陷後無復遠畧北人之驅去皆俯首

從之莫有謀自拔者予犯死逃歸萬一有及國事志

亦烈矣

公卿北去共低眉世事興亡付不知不是謀歸全趙璧
東南那箇是男兒

天下趙

予至真苗守再成爲予言近有樵人破一樹樹中有
生成三字曰天下趙亟取水視之果然木一丈二尺
圍其字青而深半樹解揚州半樹留真州三字瞭然
不可磨也以此知我朝中興天必將全復故疆真州
彌迎鑿藝祖發迹于此非在天之靈所爲乎

皇王著姓復炎圖此是中興受命符獨向迎鑿呈瑞字
爲言藝祖有靈無

府志

卷二十八

三美

三百四十八

議糾合兩淮復興

予至真州守將苗再成不知朝信於是數月矣問予
京師事慷慨激烈不覺流涕已而諸將校諸幕皆來
俱憤北不自堪兩淮兵力足以復興惜天使李公怯
不敢進而夏老與淮東薄有嫌隙不得合從得丞相
來通兩淮脉絡不出一月連兵大舉先去北巢之在
淮者江南可傳檄定也予問苗守計安出苗云先約
夏老以兵出江邊如向建康之狀以牽制之此則以
通泰軍義打灣頭以高郵淮安寶應軍義打揚子橋
以揚州大軍向瓜洲某與趙刺史孟錦以舟師直擣

鎮江並同日舉北不能相救灣頭楊子橋皆沿江脆
兵守之且怨北王師至卽下聚而攻瓜洲之三面再
成則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此策
旣就然後淮東軍至京口淮西軍入金城北在兩浙
無路得出虜帥可生致也予喜不自制不圖中興機
會在此卽作李公書次作夏老書由各以覆帖副之
及欲予致書戎帥及諸郡并白此意予已作朱渙姜
才蒙亨等書諸郡將以次發時與議者皆勇躍有謂
李不能自拔者又有謂朱渙姜才各做起來李不自
由者又有謂李恨不得脫重負何幸有重臣輔之予
旣遣書盼盼焉望報天之欲乎治天下則吾言庶幾
不衲鑿乎

府

志

卷二十八

三

三百九十九

清邊堂上老將軍南望天家雨濕巾爲道兩淮兵定出
相公同作歎盟人

揚州兵了約廬州某向瓜洲某鷺洲直下南徐侯自管
皇親刺史統千舟

南八空歸唐壘陷包胥一出楚疆還而今廟社存亡決
只看元戎進退間

錄源至此者以公履
京口之本意在此也

重脩鎮江府志卷之

詩

始作鎮軍叅軍經曲阿

晉陶潛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時
來苟寘會宛轡憇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園田疎渺渺
孤舟逝綿綿歸思紆我行豈不遙登陸千里餘目倦川
途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慚高鳥臨水愧遊魚真想初在
襟誰謂形迹拘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

贈丹陽周處士惟長

唐李白

周子橫山隱開門臨城隅連峯入戶牖勝槩凌方壺時

府志

卷二十九

乙

上白苧詞放歌丹陽湖水色傲溟渤川光秀菰蒲當其
得意時心與天壤俱閒雲隨書卷安議身有無抱石恥
獻玉沉泉笑探珠羽化如可作携手上清都

夜到京口入黃河

儲光羲

河洲多青草朝暮增客愁客愁惜朝暮枉渚暫停舟中
霄大川靜解纜逐歸流浦溆旣清曠汾酒非阻脩登鱸
望落月擊楫悲新秋儻遇乘槎客永言星漢游

同金壇令武平一遊湖

朝來仙闕聽絃歌暝入花亭見綺羅池邊命酒憐風月
浦口還船惜芰荷

朦朧竹影蔽岩扉
淡薄荷風飄舞衣
川尋綠水消長夏
月隱青林人未歸

花潭竹嶼傍幽溪
畫楫浮空入夜溪
艾荷覆水舟難進
歌舞留人月易低

題丹陽陶司馬廳

薛據

高軒清動徹儒風
人進難詔書曾寵
命才子益能官
門帶山光晚城臨
江水寒唯餘好文
客時得詠幽蘭

江南曲

丁儂芝

長干斜路壯近浦
是兒家有意來相
訪明朝出浣紗發
問橫塘口船開值
急流知郎舊時意
且請攬船頭昨暝

府志

卷三九

二

過南陵風聲波浪
阻入浦不逢人歸
家誰信汝未暝已
成粧乘潮去茫茫
因從京口渡使報
邵陵王始下芙蓉
樓言發琅瑯岸急
爲打船開惡許傍
人見

廼張繼

皇甫冉

長望南徐登北固
迢迢西塞限東關
落日臨川問音信
寒潮惟帶夕陽還

秋日東郊作

閒看秋水心無事
坐對寒松手自栽
廬岳高僧留偈別
茅山道士寄書來
燕知社日辭巢去
菊爲重陽冒雨開
淺薄將何稱獻納
臨岐終日獨遲回

送陸潛夫延陵尋友

登山自補屐訪友不齎糧坐歇青
烟隔水見草氣入林香誰作招尋
侶清齋宿紫陽

潤州南郭留別

縈回楓葉岸留滯水蘭橈吳岫新
經雨江天正落潮故人勞見愛行
子自無聊君問前程事孤雲入剡
遙

送延陵陳法師赴上元

延陵初罷講建鄴去隨緣翻譯推
多學壇場最少年浣衣逢野水乞
食向人煙徧禮南朝寺焚香古像
前

送韋參軍

嚴維

府志

卷三九

三

丹陽郭裏送行舟一別心知兩地
寒鴉飛盡水悠悠秋日晚江南望
江北

早秋京口贈張侍御

移家避寇逐行舟厭見南徐江水
流吳地征徭非舊日秣陵凋弊不
宜秋千家閉戶無砧杵七夕何人
望斗牛戎有同時驄馬客偏題尺牘
問窮愁

和顏使君登潤州城樓

山城迢遞敞高樓露冕吹鏡屋上
頭春草連天隨北望夕陽浮水共
東流江田漠漠全吳地野樹蒼蒼
故蔣州王粲曾爲南郡客別來無
處更銷愁

甬黃甫侍御見寄前相國婦臧公初臨郡

離別江南北汀洲葉再黃路遙雲共水砧迥月如霜歲
儉依仁政年衰離故鄉佇看宣政召漢法倚張綱

喜皇甫侍御相訪

荒村帶晚照落葉亂紛紛古路無行客空山獨見君野
橋經雨斷澗水向田分不爲憐多病何人到白雲

送皇甫曾赴工部

東游久與故人違西去荒涼舊路微秋草不生三徑處
行人獨向五陵歸離心日遠如流水回首長川共落暉
楚客豈勞傷此別滄江欲暮自沾衣

府志

卷之九

四

送元詵還丹陽

韓翃

過江秋色在詩興與歸心客路臨楓岸家人掃橘林

又

郎士元

已知成傲吏復見解朝衣應向丹陽郭秋山獨掩扉

雲陽館與韓紳宿別

司空曙

故人江海別幾度隔山川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孤
燈寒照雨深竹暗浮烟更有別來恨離杯惜共傳

潤州送友

崔峒

見君還此地灑淚向江邊國相問家書盡處傳荒

城胡馬跡塞木戍人烟路思孤舟何渺然

秋晚送丹徒許明府赴上國因寄江南故人

秋暮之彭澤梨花遠近逢君書前日至別後此時重寒
夜江邊月晴天海上峯還知南北客招引住新豐

鎮江別總領吳道夫侍郎

戴叔倫

落魄江湖四十年白頭方辦買山錢老妻懸望占烏鵲
愚子催歸若杜鵑濟世功名付豪傑野人事業在林泉
難禁別後相思意或有封書寄鴈邊

京口懷古

大江橫萬里古渡渺千秋浩浩波聲險蒼蒼天色愁三
方歸漢鼎一水限吳洲羈國今何在清泉長自流

府志

卷三九

五

送顧秀才歸丹陽

王建

江城柳色海門烟欲到茅山始下船知道君家當瀑布
菖蒲潭下艸堂前

晚泊潤州聞角

劉禹錫

孤城吹角水茫茫風引胡笳怨思長驚起暮天沙上雁
海門斜去兩三行

寄華陽孫鍊師

李德裕

獨尋蘭渚玩暉暉閒倚松窻望翠微遙想春山明月曙
玉壇清磬步虛歸

潤州二首

勾吳亭東千里秋
放歌曾作昔年遊
青苔寺裡無馬跡
綠水橋邊多酒樓
大抵南朝皆曠達
可憐東晉最風流
月明更想桓伊在
一笛閒吹出塞愁

謝眺詩中佳麗地
夫差傳裏水犀軍
城高鐵甕橫強弩
柳暗朱樓多夢雲
画角愛飄江北去
釣歌長向月明中
揚州塵土試回首
不惜千金借與君

寄張祐

暖雲如粉草如茵
歛步長堤不見人
一嶺桃花紅錦點
半溪山水綠羅新
高枝百舌猶欺鳥
帶葉殘花獨送春
仲蔚欲知何處在
苦吟林下拂詩塵

府

志

卷五元

六

送許侍御歸潤州

李頻

冢山近石頭
遂意在東浮
祖席離烏府
歸帆轉蜃樓
陰霞出海散
落日向潮流
別有爲霖日
孤雲未自由

京口閒寄京洛友人

許渾

吳門烟月昔同游
楓葉蘆花並客舟
聚散有期雲北去
浮沉無計水東流
一尊酒盡青山暮
千里書回碧樹秋
何處相思不相見
鳳城宮闕楚江樓

送上總下第歸丹陽

春樓心斷楚江湄
繫馬春風酒壹卮
汴水月明東下疾
練塘花發北來遲
青蕪定沒安貧處
黃葉應催獻賦詩

憑寄家書爲回報舊屋還有故人知

京口津亭送張崔二侍御

愛樹滿西津津亭隋浹頻素車應度洛珠履更歸秦水
接三湘暮山通五嶺春傷離與懷舊明日白頭吟

夜歸丁卯港

月涼風靜夜歸客泊巖前橋響大遙吠庭空人散眠紫
蒲低水檻紅葉半江船自有還家計南湖二頃田

送僧歸金山

老歸江上寺不忘舊師恩駐錫逢山色停盃見浪痕春
濤吞楚驛曉月上荆門爲訪題詩處莓苔幾字存

府

志

卷二十九

贈茅山高拾遺

李商隱

一笛迎風萬葉飛強携刀筆換征衣潮寒水國秋砧早
月暗山城曉漏遲巖響遠惟行客過浦深遙望釣船歸
中年未識從君樂虛近三茅望少薇

秋日北固晚望

高蟾

澤國路岐當面苦江城砧杵入心寒不知白髮誰醫得
爲問無情歲月看

送董少卿游茅山

陸象蒙

威輦高懸度世名至今仙裔作公卿將隨羽蓋朝珠闕
曾佩魚符管赤城雲凍尚含孤石色雪乾猶墮古松聲

應知四扇靈方在待取歸來綠髮生

過丹陽

吳融

雲陽縣郭半郊坳風物蕭條萬古情山帶梁朝陵路斷
水連劉尹宅基平桂枝自折思前代藻鑑難逢恥後生
遺事滿懷兼滿目不堪孤棹倚荒城

秋宿潤州劉處士江亭

李洞

北夢風吹斷江邊處士亭唵生萬井月看盡一天星浪
盡魚衝石窓高鶴聽經東南渺無畔世界半滄溟
途次維揚望京口寄白下諸公 蔣渙

晚望情何限南行路轉深晚風低荻葉寒日下楓林雲

府志

卷二九

八

白蘭陵渚烟連建業岑江天秋自盡無處不傷心

送潤州通判屯田

宋歐陽脩

舡頭初轉兩旗開清曉津亭疊鼓催自古江山最佳處
况君譚笑有余才雲愁海濶驚濤漲木落霜清西角哀
善政已成多雅思寄詩宜逐驛筒來

寄題藏春塢

清才四紀擅時名晚卜林丘遂解纓欲識青春藏向此
須知白首尚多情水浮花出人間去山近雲從石上生
謾說市朝堪大隱仙家誰信在重城

丹中值雨裴刀二君見過

梅堯臣

江上滄淒淒天形接野低岸痕生舊水馬跡踏春泥風
急催衣重山昏卷幔迷誰驚二客論不媿巨源妻
白金陵如丹陽道中有感
王安石

數百年來王氣消難將前事問漁樵苑方秦地皆蕪沒
山借揚州更寂寥荒埭暗雞催月曉空塲老雉挾春驕
豪華祇有諸陵在往往黃金出市朝

郡齋暮歸

張耒

牛羊夕已下寂寂掩重扉水鶴鳴城堞飛螢上戰衣夜
涼江海近天濶斗牛微何日招舟子寒江北渡歸

湖上有作

陳輔

府志

卷二十九

九

平湖共天遠浸月生寒光乘流遡荃壁棹舟尋葯房日
暮共携手遙指烟中湘

亂後入城

張綱

未復錢塘郡先收鐵甕城妖星隨月落殺氣逐參橫已
築鯨鯢觀重新鼓角聲大江應好在流恨幾時平

再賦

賦隨寬詔免恩浹大江浮人少餘新帶城荒剩故丘瘡
疾誰共理宵旰獨深憂莫上西樓望黃雲滿眼愁

至湖上

蘇庠

沙晚水痕碧瀟瀟蒲蕩秋鴻飛蓮遠渚水落見滄洲藤

杖吟還倚風帘行可休有懷誰共語曠色起林丘

京口覽古

明姚廣孝

誰擄年來戰血乾
烟花猶自半凋殘
五州山近朝雲曠
萬歲樓空夜月寒
江水無潮通鐵甕
野田有路到金壇
蕭梁事業今何在
北固青青眼倦看

府志

卷二十九

